

作為一種你們說話的方式

陳柏升/臺北市立大學/中國語文學系

112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：青銅藝術鑑賞與先秦文化

人類學家提出「聽說故事」為人類的本能。好久之前，無論中外，人們在夜裡篝火邊各自傳遞自己白日的冒險故事，長老口述過往經歷以避險，或猜測世界如何形成，最終成為創世神話、英雄先祖的口傳故事，再轉變為書寫作為紀錄。歷史是我非常陌生的領域，反而我仍然對藝術稍有興趣，因而選修此門課，想藉由藝術去認識歷史，指不定在未來青銅藝術能成為我創作的養分。

在「青銅藝術鑑賞與先秦文化」的課程中，我們查覺先秦時代的文字書寫相當稀少，因此讓「器物」自己在時代脈絡中說話成為我們的首要任務。一本綠皮 A4 講義及兩張白色講義發下，量測起來約有 1.5 公分高，想像它們放在書包中的重量，大概是我之後連續一個半月的負擔吧。所幸，老師上課非常幽默風趣且輕鬆歡樂，適時的提問與課後的指導讓我們在青銅器的世界中不至於迷航。

課程中論及，在中國民初萌生「考古學」時，曾有一派學者對經書、史書記載的信賴遠勝於出土文物，並瘋狂試圖將出土文物符應文本以佐證自己的理論。然而，在遇到沒有文獻紀錄的三星堆、二里頭遺址時，無法支撐其理論，爾後傅斯年先生提出「上窮碧落下黃泉，動手動腳找東西」，奠定後代學者應重視一切材料以做學問的精神。老師以這段史學史為例，希望我們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，不要一味地相信文獻而忽略了其他線索，文獻所載亦為人撰，凡是人皆有錯誤的可能。這門課有大量簡報圖檔與校外教學課程，皆是承繼這個精神：自己親眼去看文獻之外的材料。

盛暑的日子，中研院史語所及故宮博物院的任務正是驗收課堂所學的理论，面對琳琅滿目的青銅器，我們要試著找出更多解說牌外的秘密。史語所的位置相當遙遠，一路車程想著這次能親眼見到何種青銅器。進入史語所後，老師親自講解部分青銅器的特色與意義，我相當驚豔的是「水陸攻戰紋鑑」上面的圖畫敘事，彷彿皮影戲般的圖樣，寫實鑄出古代戰爭場景。兩個小時過後，來自各校的同學被指派到同一小組，雖然我們並不熟悉彼此，但在分析「交龍紋方壺」與「八瓣華蓋立鳥圓壺」的紋飾、使用方式等時，卻能各自合作分工，一點一滴尋找線索，「它有墊片孔，應該是早期的」，「我猜是第三期風格，因為有雲雷紋」，逐步在各種動物、神話獸面紋之間拼湊出答案，並學會利用理論比較青銅器的不同，在我眼中，它們不再是一塊金屬了。

由於故宮距離我的高中母校非常近，且在疫情前九點閉館，因此我頻繁參觀故宮數次，305、307室是我再熟悉不過的地方。修習過關於青銅器的知識後，我們將目光移向西周晚期、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，當我踏入展間的那一刻起，才發現過去自己一無所知，僅是走馬看花，並無仔細品味感受古人們的智慧與美感。這次聚焦在刻有銘文的青銅器上，「散氏盤」說出散國和矢國的愛恨情仇、「子犯餗鐘」道來子犯幫助晉文公的故事。古人在鑄造銘文時，要注意的陰陽文相互轉換實屬不易，深感佩服古人的智慧。無論是花紋、圖樣或銘文，皆作為一種古人們說話的方式。

課程要求指定週數需有指定閱讀論文分享，班上同學各自報告他們所閱讀的論文摘要，對我而言是個稍具門檻的挑戰，但是大學的暑假需要些成長與刺激。我負責解釋漢學家雷德侯所提出的「裝飾系統」與「模件系統」理論，源於因應當時的社會有著大量可供識別性、置換性青銅器的需求。在這項目，我的閱讀論文能力稍微長進，掌握論點並且在有限時間內輸出；同時，也要學會聆聽別人在他篇論文中所導讀出的重點，反思與激盪在這個夏天更讓頭腦滾燙。每個人在台上用自己的話語解釋艱澀的各篇論文，從原先幽微的不解到脈絡逐漸清晰，甚至能

發現部分論點相互衝突，我似乎跨進一小步作為一種學術上說話的方式。

最後一堂課沒有答案的問題最令我印象深刻，是的，許多問題從來沒有一個正確解。參考的論文是學者王明珂的〈漢代中國人的邊疆異族意象〉。上課時老師請我們思索「中心-邊陲」的關係，華夏文明以中原地區自居，「中國」這個詞目前最早源自陝西寶雞出土的「何尊」中的銘文，〈說文〉：「國，邦也，从口从或」，「或」即「域」義。這讓我們開始思索，國家形成的開始究竟為何？只有定居、農牧與君主制的地方才能算文明國家嗎？其他部落地區也有自己的文化、秩序與價值觀，每個地區都有屬於自己之族群記憶，所謂的「華夷」也只是單一角度觀看其他地區而已。「越王勾踐劍」出土時的閃耀質地，上鑄鳥蟲文「越王勾踐自乍用劍」，無論製銅技術或藝術成就，證明所謂邊陲地區並不亞於中心地區。將觀看這段歷史的眼光用於現在，我們同樣可以討論臺灣甚至是世界存於過去現在的任何種族、區域問題，仔細思考誰有論斷中心-邊陲或文明-野蠻的資格？

在文明的濫觴時代，古老的先民們打從心底也有話想說，這種欲訴說的心有意無意地傳遞給了石器、銅器、瓷器……讓它們來幫先民說話，我們幫器物說話。現今我們作為一種你們說話的方式，故事有愈大的詮釋空間，得以發揮愈廣的想像力，想像力是本能，亦是推進未來愈遠的動力，這或許是人類長久以來時間上的交互迴響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